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六

戚畹世家

張國紀河南祥符人天啟后父也天啟元年選中貴人以國紀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尋封太康伯魏璫用事欲動搖中宮授意許顯純以犯人徐自強口詞株連國紀　上曰皇親張國紀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改省六年十月劉志選劾國紀　上曰張國

紀惡跡多端朕前姑令自新如何全不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前偪日甚以魏璫敗獲免　毅宗踐祚復加恩禮甲申三月　上特遣司禮徐高加國紀太康侯宣詔求助國紀辭以貧薄不能輸助闖賊破城國紀被縛父子俱受極刑死其家產亦盡

周奎順天籍南直人　信王登極封嘉定伯子

孫十餘人供襲錦衣一門燻灼崇禎甲申三月

上特遣司禮徐高加奎嘉定侯隨宣旨求蠲金

助餉徐高泣諭再三見其堅辭悒然而去云老

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措手大事必不可為

矣即廣積多資從來何益奎乃自具一疏勉蠲

萬二千金闖賊破城入　思宗殉社稷奎尚守

府第晏然不動有兵數人到府奎厚犒之即去

已而有賊百餘人踞其室奎夫人卜氏自縊諸

子皆縛去辱奎特甚家業一空後有權將軍者至諸賊避去權將軍見奎頗憐之乃以小星数閒撲與奎住子鑑夫死鉉一夫未死侄銘削髮逍被獲亦受夫甥嗣于奎名鐸一夫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幼子鏉鍾孫澄清澤俱存

田弘遇廣陵人　毅宗田貴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寵弘遇竊弄威權京城側目南海進香攜帶千人東南騷動聞有殊色不論娼妓必百計致

之道禮下聘必、以蟒玉珠冠飾以娘侍入門三
四日即貶入媵姆鞭笞交下進香後命歌兒舞
女數百餘人禮幣方物載滿數百餘艘路中凡
遇貨船客載鹵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詰問崇
禎十五年田妃死寵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宮
闈以備行幸甲申國變不知所終
石遺書曰國朝遇外戚恩禮有數雖極寵眷而
終不使任事蒞民故多所保全　高后創大業

以兵亂外家無封者永樂后本中山王女以元勳世其家而彭城惠安人各以軍功封爵餘官止都督繼世而已不亦隆殺有體哉迨後二張驕慣自沈三木而末葉李武清周嘉定田都督之富貲豪華爲歡無幾旋並滅亡然而戚畹椒房亦當知所自處矣

石匱書卷第七

朱燮元列傳

朱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出為蘇州知府藴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為羸羡資吏乾沒燮元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羨餘矣是時稅使橫征課及蔬鹽葛成等萬餘人擒委官當市糜煮之人啖一

砲擁至中貴署將縛出屠戮之諸大吏驚惶不知所出時燮元已陞川南道蘇人咸曰非朱太守不能戡此亂諸大吏飛檄委之燮元出署中臧獲暨牙從數百人襍入人叢中授以意太守单騎至好言慰諭諸臧獲及牙役齊聲言太守言是吾輩當跪聽之數百人先屈膝衆皆舉頭搶地矣不數言而立解散去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鐵面石執輿中洋要不敢為士子延譽御

史其以巡按至自貴倨於公所録外彊以二十人撽藩司令與省試燮元大怒曰我奉命專治士若何爲者敢撓我法謂我雖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爲首者數人以市御史恨刺骨忮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事罷去而燮元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高棄官歸里家食者十年力行孝養時官至三品而封公有所指使雖至鄙褻不敢少避客至與封公劇飲嘗

身自行酒封公命携黍肉以餉其長年必親至田疇雖盛暑不敢張蓋遂遭母喪服闋起觀察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載與俱歸燮元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其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人二年遷四川右布政時朝廷以三殿工採木於蜀命右使董之蓋蜀山險邃大木所都平時斫伐置大壑中俟暴漲得出

必五六載方達涪州然非貲緣又不得中選多緊無、羣掠立廹恐燮元知其事趨駕至涪革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覈一千七百餘章羣得盡釋乃以不及選者給商搉值以佐水衡民無擾爲蜀田沿永樂故冊多爲豪強所隱燮元遍料蜀田正其經界每畝均徵三厘歲省賦七萬五千其奇明年轉左燮元既感首山老人之言夜覩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數軍寔募材勇

人多笑其迂及秋而藺苗反藺苗者奢氏其種
猓玀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
傳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族得立崇明性
陰鷙佯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
子奢寅有逆志負羅倮招納亡命聞匈奴大舉
入寇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督
兵至渝城倍增其額巡撫徐可求點兵發餉上
弗繼鼓譟擒殺巡撫以下偶官無一免者遂陷

重慶報至成都舉國惶駭樊元以輯瑞就道蜀
王自出國門同百姓遮留之樊元慷慨以討賊
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使發石柱羅綱龍安松潘
威茂建昌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粮餉器
甲灰砲木石諸具又束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
賊果長驅瀘叙諸郡邑厄觧捍木龍泉諸隘口
俱失樊元乃急歛四門屯兵登陴而守賊薄城
下牛馬旌旗蔽山野樊元令士司坤汝常乘賊

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是日斬賊先鋒一人陣斬亡算次日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賊復卻至暮鉤梯數千攀城欲上䟫危急燮元徧諭士卒但放砲礧石亡譁遲明賊屍陵城下是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竅兜束楚截濠土壘如山工架蓬革形類行屋以避銳石賊伏弩仰射城中盡簾自蔽矢石到簾即

墮樊元私念竹木青潤兜雖載土遇火立焦灼乃夜縋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大舉山隤賊氣大沮樊元又遣人決鄱江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戰獲城中奸細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於陴上示之賊益駭慴乃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賊衆益急樊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鹵掠其中虛也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奔賊營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烧望樓而逼賊圍城八十餘日終不能下比歲
且盡矣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
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獎元按劍誓衆曰
吾與諸君業死守至今日前勞何惜願益固志
亡懈會有俘民自賊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
須旱船一次勝負耳城中聞言不知旱船為何
物正月上元忽林中大噪而至視之有物如舟
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左右板屋如

平地一人披髮伏劍上載兩旗曰開基定鼎曰安順勦逆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斗數百頭運石轂行旁設兩雲樓翼如隻翅俯視城中城中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外遂不得近然仰高臨下甚困燮元徙引敢死士以大砲擊斗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

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
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
中漸蹙裨將劉養鯤來告曰寇深矣雖以力爭
有諸生范祖文鄉蔚然者被脇賊營遣孔之譚
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可急使也燮元
遣之譚促往夜半乾象縋而入燮元卧戍樓呼
與飯乾象衷甲佩刀氣矯擧不下及見燮元長
九尺腰十圍飲可數斗饌兼數十人與乾象飲噉自若

惟與談浙中西湖山水景物不及兵事既醉就榻呼乾象同卧乾象趺坐榻側熒元鼾齁達旦未嘗反側昧爽醒鮮乾象長跽榻前曰公天人也乾象死心服矣願為公效死但縱乾象歸內應公擒賊必矣熒元以手摩状昂首應曰尒要去去縋而出後賊嘗舉動纖悉無不透知者蓋得乾象為之間諜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賊許以內應賊以名馬美人餽之乃令斯

盛潛出盟而質其來誑伏俟之崇明果自至前
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噪崇明驚走伏起
獲其從者數人崇明僅以身免乃謀遠遁爕元
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
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從半果遁乾象等
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驚竄乾象等皆
來歸餘賊奔潰戍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即報
通擢都御史撫蜀得專征伐賊遁緣江郡縣得

水牌者皆願設倫四出截殺賊死者以萬計被
縛逃俘者不絕於道賊渡瀘我兵以乏餉不及
追而時水西宣慰安位安邦彦亦起兵犯黔奢
酋歸興之締盟交犄為逆又漸招合諸裔猓勢
復逞燮元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
長寧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
燮元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不能勝
至明年三月晉燮元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燮

元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
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
四月我兵壁青山崕乘霧奪險而入與石柱兵
會永寧五月破藺州燒其九鳳樓掃其巢二賊
復狼狽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裔落降者撫定
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箐不可即得然
永藺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請郡縣之以
為封賞地燮元曰不然永藺深山密箐狐鼠自

嘷不可幅也若以外四里沃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内四里深險撓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為計甚便若為要功地多置州縣以罔朝廷則吾豈敢是時黔撫王三善方覆師於大方奢寅乘勢復擾藺州燮元乃重賄降酋阿友阿引等授以方畧佯使得罪叛去懸賞購之急拨寅寅因莽不疑悉置部下因以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見羽翼雕落疑有桑雍遂拷掠阿友身倫五

毒以利刃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至死不承乃釋之寅益不自得長夜痛飲阿引等乘其醉剌殺之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塡貴州至是寅誅移鎮渝川遂以父喪歸明年戊辰　毅宗踐祚錄平藺功蔭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九月詔起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十二月抵黔經畧黔事於次年六月檄滇兵

下烏撒蜀兵出永寧扼各裔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貴小阿烏謎阿鮓怯等各號元帥大舉趋永寧先犯赤水諜知之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奔永誘賊深入權其抵永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等分頭四應力既不支羅乾象以奇兵繞出其背賊大潰奢崇明安邦彥歹貴等悉受創

漢兵斬其首以獻當是時各裔無不讋伏而安位之勢日孤地日蹙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氏赦前罪許其內附位監予不能自決其羣目從集潰兵廹脅諸小種蹶二十萬以抗王師乃大會諸將徧誡之曰水西地沒昧多山險叢菁蓮蠻烟棘雨莫辨昏旦林多蝮蛇猛獸深入難出以此多敗必扼住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之狼賊必自斃諸將受命於是焚蒙翳刋岩

穴巖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獨蕉輒焚窖粟就食而賊飢甚斗米六千錢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帶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殺王巡撫者苑首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諸目納欵會黔人歲食楚餉百萬不

樂罷兵殺其使奪其所獻馬樊元立斬數人乃
之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樊元為奏請詔
許之乃條陳便宜凡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
其俗裔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畧
既正裔不得以民不毗地漸侵軼便二黔地儉
瘠仰食於外令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
用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
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

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
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便六春夏
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賊日偪我
便七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衞所
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粮以
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
其業便九上從其奏七年論敘邦彥功加少師
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八年一品再考滿加

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益狐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用兵郡縣其地燮元上書力爭之遂傳檄酋目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酋感燮元誠信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裂疆土

衆建諸酋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
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
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
之定番彈凡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
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
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
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
凡酋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恭用漢法可為

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爲十一年燮元薨於黔年七十有二凡黔蜀之民訖於裔裔咸爲罷市行服立祠訃聞　天子震悼賜祭几壇道官視葬燮元性極儉樸衣必布素重澣不易生平無姬媵聲伎并無記室校書章奏書檄皆手自書之署中惟一二老僕几上惟破書數帙及筆研隃麋而已開門日進薪水之外未嘗携一縑一絲入署在黔蜀二十年公費贖鍰數十萬

盡籍之於朝並不染指內江有年康氏者隱士也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屢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奇中燮元在黔猶時時致書為之畫策黔事平忽不知其所往後人有見之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耶

石匱書曰藺酋竊發使其得破成都據蜀為窟穴順流而下豈止黔楚中禍哉朱少師既以輯

瑞就道有叱馭去爾乃拖車受事死守睢陽不獨完城復得檝渠是猶剌蝟以身爲肉入虎口而反食之者也功之在蜀伏波武侯以後得公而三之矣乃天啟之季政在婦寺少師寧失侯封而決不歸功惟惺其孤忠大節不更壓倒時輩也哉

石匱書卷第八

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

孫承宗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人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墻壁方嚴果毅嶷如斷山開誠坦中談笑風發望而知其為偉人傑士年三十餘為舉子仗劍游塞下歷亭障窮阨塞訪問老將退卒通知邊事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娖娖姝姝俯躬低彀

涵養相度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請建獻替
務為激切愷直以聳動人主請罷有軍國大事
大璫傳語問難閣臣相顧失色承宗拂衣奮袖
矯尾厲角指畫其是非可否中人各有所扶持
無以奪也天啟二年入閣辦事時廣寧失陷
熹宗手握首輔衣袂而泣於是遣大司馬王在晉
行邊在晉議於八里舖築墻百里以限華夷而
寧前道高出疏請移山海關於永平棄山海以

外患以予歆述臣恐慴無策御史方震孺獨疏

請閣臣攝樞部事特簡承宗攝之承宗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於關則永平震撼永平震撼則京師動搖八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萬〻不可廷論壯之承宗請行邊　天子御門餞送詔書鄭重以漢諸葛亮唐裴度為比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圻堠不設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

船鐵騎東巡至醫無閭將興師大舉禡牙有日矣逆奄魏忠賢竊柄忌承宗擁重兵於外以其兵將每事掣肘自辛酉至甲子諸將較哨邊所斬零級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承宗進諸將屬之曰凡我所恢復計是鵬勦幾何第籍之彙報而不叙敌事邊吏零支級滿二百五十者准一大捷則恩蔭被矣承宗之不伐若此三年閒塞外諜報若憋覽者凡三諸將較久促承宗代叙

承宗曰不見狄青不報儂智高乎及承宗被謗去未及一年魏璫始以老憨覺封伯爵則承宗之老成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承宗受王三方布置之命甲子冬单騎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魏廣微翻局甚急聞之大駭翔危言動璫孫閣部提三萬人馬欲掃除君側其意常在上公逆璫膽落半夜開宮門召趙大司馬以校尉八人脅職方郎云過巳時不還閣則

督師兵曾俱斬廣微又大言曰若世宗有此悍
臣砍首何待吾衙門中與少司馬互作奸耳承
宗歎曰老臣思面對剖別貞斜或不至流毒海
內視師一出君門遠於萬里柰何崔呈秀劾之
李蕃又劾之比承宗於李懷光王敦稱兵向闕
叛逆顯然　熹宗在宮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
口故雖陷以糜餉欲毀其家而　熹宗眷顧不
衰僅勒休致承宗歸里閈諸賢之駢戮作三十

五忠傳以寄感慨崇禎己巳冬十月東兵薄薊門畿輔戒嚴仍命承宗領兵馬帥十八路援兵進保通州承宗聞命即行抵危關收悍將復遵永四城調度諸將追逐迅掃廬帳遠遁關門雄壯屹然萬里長城乃媢功嫉能之輩百計阻撓遂復撤回卒使東兵大入遍掠畿南戊寅冬高陽失守入城南老宮中用葦席藉他望闕叩頭吐持繯者趣縊氏乃絕子孫十九人皆力戰從

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猶靳其卹典弗肯予父之用弘光詔書追贈太傅定謚曰文正先後出鎮事跡詳在定興鹿善繼兩督師記畧承宗生長北方游學都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作為文章伸紙屬筆蛟龍屈蟠江河競注奏疏書檄搖筆數千言灝瀚演迤幕下書記多鴻生魁士莫得而窺其涯涘也文集百卷兵火之後茗上茅元儀往吊得之頽垣敗屋中

南司馬范景文刻之金陵剞劂甫竟以乙酉之兵燹爲承宗贊畫鹿善繼保定與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善繼以便宜扣留金花以充遼餉神宗怒勒令補還善繼力持不可得旨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啟二年孫閣部督師關外善繼請從閣部當關四年常倚之爲左右手歷武選郎中告歸崇禎間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尋復告歸丙子㭘

托兵攻定興善繼郊居以其邑在涿州保定之間背障神京處孤城不支則敵勢益張遂入城督兵助守已而城陷善繼死之蓋先於閣部二年事聞贈大理寺卿郎與特優甲申追謚忠節

賀逢聖號對揚湖廣江夏人萬曆癸卯舉人婁上春官不第遷應城儒學教諭丙辰成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脩陞國子監司業洗馬天啟甲子逆璫魏忠賢用事湖廣建生祠屬逢聖作上

梁文則正色拒曰方為天子講官不敢交結近侍忠賢啣之丁卯削籍歸里家居屏跡不見當道不以私干人人亦不敢干以私與鄉人處好以德化人間嘗遇盜以好語勸諭其人卒改節有王彥方之風逢聖素與熊廷弼不協及東事敗朝議尤歸罪經畧同鄉薦紳為訟冤逢聖援筆起草不以夙嫌廢公議崇禎初年補南京國子監祭酒陞少詹甲戌以侍讀學士教習庶吉

士逢聖為人剛方清正言動皆可師法是科狀元劉理順同在館教習與逢聖意氣相投同輩稱為一聖一賢尋陞禮部侍郎晉尚書丙子兼東閣大學士戊寅致政歸明年天子遣官存問庚辰再召入與首輔不合壬午請告歸癸未闖獻二賊交寇江漢武昌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詘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請金數十萬以餉軍士不應逢聖倡議捐資募兵僉謂宜募土著

逵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蓋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張獻忠緣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總兵武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偪城下文榮禦之少有斬獲賊攻武勝以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越數日楚府新

募兵為賊内應開門逆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胸死逢聖與文榮同守武勝門城陷逢聖馳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屬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浮出水面鄉人禮瘞之事聞上震悼下禮部議卹以國變不果弘光贈宮保謚文忠

呂維祺江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

部尚書居官必盡其職而尤好講學所在以教人為務上疏言三不負謂上不負天子中不負知己下不負所學也崇禎辛巳流寇攻雒陽分守北城出家財餉軍勢危甚諭子弟門人以與城存亡義衆勸阻之曰我國大臣受恩深厚誼可不死且生平所學謂何吾志已決無多言亡何衆潰城破左右勸更衣縋城避民舍勿聽唯呼天大慟誓死不移賊至挾之去過福王呼曰

綱常名義顛大王無為賊屈也及賊營厲聲曰我官為大司馬恨家居不能以兵殺賊至此惟一死耳我死不愧天地不辱君父復何憾哉賊脅之跪不屈北向拜曰聖恩未報臣力已竭矣復西向拜已延頸就刃賊皆嘖嘖稱為忠臣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指曰廣出揭直之甲子授編修奉使朝鮮不携

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魏忠賢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于曰廣峻拒之後令其孫魏撫民晋謁亦不見坐門戶落職為民丁卯冬起原官次年陞中允己巳東兵大入上特簡馬世龍為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曰廣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歷南祭酒

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補南尚寶卿陞詹事先是曰廣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申三月先帝升遐曰廣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世子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曰廣言

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為文祭告奉
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黜臣語侵史可
法曰廣厲聲呵之於是內外皆側目之矣弘光
立以曰廣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曰廣辭
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尚書張
慎言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鋮得召見
曰廣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乃上疏言前見文
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不

能寢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宵旰頓付逝波皇
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
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
義士聞之必將杜口裹足且群起責臣謂遭際
聖明倘負攻地不能持危扶顛臣將何辭然後
始求罷斥則亦晚矣臣爲此言諸臣必謂臣始
應門戶摧折人才臣有此心天地鬼神殛之臣
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紀綱并斥臣歸田容
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又言祖宗
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者翻案之舉出自
內傳夫斜封墨敕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
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第一先帝之
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
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
傳矣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淫貪巧滑姦險刻

毒之某某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某某也所得勲臣則猖狂之某某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某某也所得言官則貪刻無類之某某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效亦可睹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因鄙夫勢中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宮禁之中豈詳外事但見甘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

授之曰實又習相識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皆如此也則遂許之矣聞以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又轉而授之於是創一新方但求面試至於平臺一對演習舊聞言言中窾膏習放溜語語授機立談取官下殿得旨尤可恨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國維掃地決廉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便佞之惡習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於講義

數陳未及暢言猶存隱恨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之天明破邪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得而期也三疏求罷上溫旨慰留而四鎮合疏詆之宗室鎮國中尉朱統鑽奏曰廣定策時有異心求去蓋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潛里中二年會大帥舉事曰

賡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曰賡先自投繯死之

石匱曰思宗末季大老滿天下而致仕在籍能捐軀報國殉流賊之難者四君子之外少有爲則是位高齒茂至首揆入座而不肯死則天下無可死之人矣余見吾鄉兩大老瞑拜貝勒伏地不起恭敬萬狀自謂可保百年矣乃不出兩月而餘齡頓盡偷生片晌做此醜態死若有知其懊恨亦何極哉

石匱書卷第九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文震孟直隸長洲人字文起號湛持宋文丞相裔也曾祖徵明祖彭震孟生而嶷岐面長盈尺紺眉插髩二十一舉於鄉初名從鼎有兄從龍者好任侠以盜敗震孟為之計援救幾累草籍更今名為賢書三十年蕭然四壁閉户讀書少工臨池求書者接踵至天啟壬戌始舉禮部為

廷對第一人授脩撰本年十月見婦寺用事主柄下移遂伏闕上疏曰為國步綦艱聖衷宜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藏闕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邊塞兇氛正熾朝廷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且虞恇擾之憂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關比誠

大小臣工嘗膽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
文即 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
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
削勢將毛鮮東夷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國以至於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
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
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震撼則富貴之
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

流於朽腐　皇上昧爽視朝寒暑靡輟於政非
不勤矣而勤政之寔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
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
明何繇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
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
奏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
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机
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

商而裁决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爭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僮僮揭帖之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駕行豸繡横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寔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第如蒙

師之誦説無不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
通職閑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
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
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位尊嚴若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
倚之衆亦怠而欲休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
臣不相浹洽則退入内廷而耳目所觸裝德性
所薫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臨

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
鮮乎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
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以致諸藩之
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蔑之為弁髦此何
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戒棄更來衆喙之紛
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從困枝
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
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於無事全虛廟算

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良坐視竟嚴
譴之莫施毋事優柔何以武臂指之勢乃近日
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以濁流之投習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
啓宋末季可為永鑒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藏
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
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職

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八日疏入適有皇女之慶未入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二十五日宮中喜宴為偶人之戲宴畢魏忠賢進曰前新狀元文震孟所稱傀儡即此偶人也以比萬歲殆不可赦 上曰何故比我忠賢對曰渠見萬歲身材短小奴輩朝夕扶持上金臺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八日講筵畢忠賢傳 上語新進士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

躬與杖八十輔臣韓爌應曰　皇上首取文震
孟冠多士海內方慶得人豈宜遽加摧折忠賢
云既是　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
此爌云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為盡忠耳
忠賢云比至尊於傀儡可謂忠乎爌云疏中語
意自明何敢指擬　皇上忠賢毅色愈厲爌云
此大事諸講官俱來一言講官鄭以偉進云文
震孟家世忠孝即宋文丞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忠賢曰誰為文丞相非今三忠祠神耶衆曰然請官盛以弘慷慨云邇來新政惟首取得士差快人意今必欲慶之即朝廷亦非吉祥善事我輩尚當面奏力請忠賢云若更面奏便着錦衣衛拿了比　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蹤到閣止票擬罰俸一年中旨改批切責遂罷職回籍忠賢蓄恨必欲殺之丙寅三月逮周順昌有擊殺緹騎事詰問更端究主使閣票所擬曰

魁盖明指震孟也徼幸獲免至冬復有顧同寅事馬牛不及煅煉成獄則及震孟名已傳旨逮問又徼幸中止僅予削奪羣小猶指震孟名語忠賢曰此人非可留者忠賢乃大書其名揭於座屏丁卯六月忠賢欲興大獄籍海內名流五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孟名事尚未發會有傳震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忠賢因使兩騎至蘇偵踪跡而朝事已变震孟始得安明年戊辰。

崇禎改元以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震孟在講筵反覆數陳皆關切時事舊例以春秋多忌諱置不講 上特命進講震孟以專家與其選每進講嘗當上意及官史局嘗較對 光宗實錄疏言册立挺擊紅丸三案皆祖邪說請改定有旨申飭前案震孟為 上所眷注已久遂以少詹超拜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蓋特簡也宣麻之日朝野稱慶咸以司馬君實相期數

十年來閣臣多有內應外援震孟自以受知主
上一切不顧而首輔溫體仁素不能容人時方
撤鎮守中官罷內操外廷多歸功震孟于是有
新參居功之譖聞於上前已而首輔票擬同官
皆不以為然震孟語稍寓譏諷遂以溪文中之
與次輔何吾騶同日罷去震孟在政府僅兩月
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半年而卒科道官為請
卹請謚數年猶相格不下弘光朝始謚文肅震

孟姸子詹事姚希孟與震孟同學同官酷似其舅震孟嘗曰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

姚希孟字孟長號現聞長洲人生未週歲贈公穎菴逝世母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襁哺時以征徭之累從父借誰數弛擔祖母施太孺人尚在抱希孟躋公堂對簿是日正希孟週歲踞堂上弄飴笑視太孺人太孺人婦哭

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
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殆矣諸大母環衛之忽
聞庭中聲鏗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自
是岐嶷善占對外大父文衛輝公甚器之嘗曰
外孫興吾兒異日當比陸卿序遂興舅父文震
孟同學震孟萬曆甲午登賢書困於南宮十九
載而壬子希孟舉於鄉又七載己未希孟成進
士又三載壬戌而舅震孟始為廷對第一人與

希孟同官翰林是時給諫楊漣御史左光斗與
希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方寸
却缺陷不得耳庚申後有停封紅丸移宮諸案
事楊左先後發疏皆從希孟質疑義希孟亦匡
直不辭繇庶常授簡討為史官修兩朝實錄是
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
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震孟以殿
甲碩望與希孟翺翔其間及同邑周忠介嘉善

魏忠節日夕講析善首之堂商推古今娓娓不倦也何震孟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命孟亦請假予告里居二年楊忠烈上疏討逆萬工部郎燝先而逆璫手滑命孟與震孟日夕悒嘆周中丞起元引質彪事勸命孟北上命孟曰吾不為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爾志行沈篤既必不及奉太夫人抵畿而楊左併稱忠毅忠憲同

日鮮識舉朝泛泛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乙丑二月忽就房考所獲多天下名士先是黨禍既發諸君子就檻中纍纍無一免者希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聞外間有異疾日亟遂不起希孟絕水漿三日扶櫬出國門徒步跣足血日腫舟行至淮上得削奪之命星馳歸即金涇阡之旁誅茆廬墓不入城市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希

孟念衰夏爾在土穴中穴垣視母醫藥獨無亦
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
民數萬為呼冤捽旂尉殺之當事者慍欲遷禍
於震孟及希孟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叵測
僅戮五人餘置不問希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
緲幽探林屋自號閒生道人自謂得生之餘也
丁卯秌　熹宗不豫逆璫謀徧籍海內清流五
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孟次即希孟事未發而

新主登極海内慶更生矣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希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援誠悟主又善為言詞嫺威儀淹雅併致每出班敷展必為改容是時諸奸人又謀翻案急閣中諸老以次罪去羣小議先去希孟次及震孟庚午恢典北闈而冒籍之釁發矣擬柄者猶謂冒籍不足以附希孟遂移冒籍而誅文義下二武生獄久之獄上

希孟以宮詹坐鐫秩忌者猶慮希孟以文行被
主知迴陰摘講章語深中之遂廢置不復起用
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而逝震孟實紀其事越
十二日震孟亦逝人益奇之弘光朝追謚文毅
希孟局量恢廓才識通敏見萬曆以來數十年
邪正消長之勢欲以寬大持之嘗以裴中立韓
稚圭自許其於世務凡人才兵農河渠漕屯之
事無不講究嘗語當道諸君子宜先實事後虛

聲故人皆以救時宰相目之而不究其用為世所惜

石匱書曰逆璫之欲甘心於兩太史也蓋無須刻忘郢後且將以盧杞大獄一網打盡而緹騎之先至吳門非獨馬之喝矣乎乃萬姓怒呼幾沼吳地於是緹騎雖猛如貔虎不敢輕離巢穴矣故五人者於周吏部則為焦頭爛額於兩太史則為曲突徙薪也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壓穽

斜出其亦柰之何哉